

TZU CHI FOUNDATION

心的轉悟

轉一個角度來看世界，世界無限寬大：



劉得發

一九四九年生，台灣基隆人，二〇〇二年受證慈濟慈誠，二〇〇四年受證慈濟委員。手足九人中排行第三，一九七二年退伍後與父親在基隆廟口賣自助餐。一九七五年底與李月娥結婚，育有三女一男。一九八五至九〇年間，父親、弟弟及母親相繼往生，帶給他深重的打擊，從那時起，他交友不慎，開始在賭場、舞廳中打轉，最後竟然染上毒癮……

迷航與歸向

◎黃基淦

深秋的午後，穿過基隆廟口的鼎沸人聲，沿著仁三路巷內的斜坡迤邐前行，劉得發的家，以一種摒絕塵囂的寧謐，與市集的喧鬧、騷動，形成強烈的對比。

強烈的對比，一如主人家給人的第一印象，五官突出、身型壯碩，看似木訥的外表下，流轉著滔滔的話語，像奔流的暗潮，汨汨湧向生命記憶的深處，捲起一波波驚濤裂岸般的故事……

毒海迷航

故事是從○·三公克的白色粉末開始的。

深夜四點多，劉得發仍然精神奕奕（這時候他總是精神奕奕），忽然聽到有人敲門。敲門的人在門外說樓上有小偷，他們要進去抓小偷。劉得發不疑有他，開門之後，才知道是刑警。警覺過來時，聽到樓上的確有人，但也是刑警，他們樓上樓下兩路包抄，一共來了八個人，其中一人突然掏出手槍對準他，喝令道：「把槍拿出來！」

「慘了，我被出賣了。」原來三天前，劉得發把一枝好玩的道具槍賣給了朋友，朋友將它改造後變成具有殺傷力的真槍，當朋友被捕時，供稱槍枝是他改造的，並指稱他另有一枝，同時朋友還被搜出○·二公克的安非他命，竟然也嫁禍給劉得發，一口咬定是他給的。

更無法抵賴的是，警方在劉得發的家裡搜到○·三公克的安非他命，讓他百口莫辯。「事實剛好相反，安非他命是他賣給我的。」劉得發想到當時因為吸毒、誤交惡友，深深感到不值得。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劉得發因吸毒及無償轉讓（將安非他命免費

送給他人吸食）被判刑十三個月（改造槍枝一案，上訴後至更三審才獲判不起訴處分）；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假釋出獄後，一九九七年一月受不了誘惑，他的毒癮又犯，再次吸毒被捕，判刑七個月。

沉溺在賭場與舞廳間

回首前塵，不勝唏噓，幡然醒悟後的劉得發，快人快語地訴說著那些舊事，彷彿談論的是一個與自己不相干的人。在旁的妻子李月霞頻頻提點他，默契十足的互動中，串起一個接續一個如戲劇般的共同記憶。

一直以來，他們夫妻倆在基隆廟口經營潤餅捲的生意，年輕時候，劉得發是一個盡職的丈夫和父親，直到一九八五至一九九〇年間，父親、弟弟及母親相繼往生，讓他一時間無法接受，尤其是唯一的弟弟，短短二十八年的生命就這樣結束，帶給他深重的打擊。從那時候起，約莫三十六、七歲的他，開始結交一些不好的朋友，整天沉醉在賭博和跳舞中，逃避失去親人的傷慟。

荒謬的是，他根本不會跳舞，也學人家泡舞廳，每次與四、五個朋友去舞廳，動輒一晚消費好幾萬元；賭博也是大手筆，一個晚上曾經打麻將輸掉六十

八萬元，花在賭博性電玩的金錢更是難以計數。最要不得的是，在朋友的慫恿誘惑下，他染上毒癮，從此過著渾渾噩噩的日子，幾乎把整個人生都典當出去。

家庭瀕臨破碎

泡舞廳、賭博、吸毒，每一樣都需要錢做後盾。

說到錢，家中的經濟一向由月霞掌管。劉得發沒幾天就向太太拿錢，一拿到錢就去賭博或買毒品，拿不到錢就大吵大鬧，開口閉口都是罵人的三字經，把一個原本幸福美滿的家庭，搞得天翻地覆，鬧到幾乎要跟月霞離婚，全家都活在他造作的陰影與恐怖中。

爲了錢，他使盡各種伎倆，惡行劣跡讓月霞十分心寒。

當他從月霞這兒要不到錢時，就向外人借，最後債主找上門，還是要由月霞來償還；不然就謊稱先前跟人借錢，對方正在逼債，如果不馬上還就會被打死；或者把月霞放在床頭櫃裡，準備存進銀行的會錢全數偷走，事後佯裝不知，硬說沒有拿；最常見的是，每次吸完毒沒錢時，就會放低姿態，苦苦哀

求，保證這是最後一次，只要給這一次，從今以後一定改過，甚至月霞要他拿香跪在祖先的牌位前發誓，他也願意。可是，不管幾次，過沒多久，錢照要，毒照吸，老毛病一樣不改。

因為這些問題，兩夫妻吵架已成家常便飯，劉得發一發怒即亂砸東西洩憤。一天夜裡，月霞做生意回來已經半夜一兩點了，他還爲了錢，吵得全家人無法安睡，無理取鬧到了極點，吵得不可開交時，月霞只好報警處理。警察來了，劉得發理直氣壯地說：「這是我們的家務事，不用你們管。」輕易地就將警察打發走。事後仍不甘休，鬧到月霞忍無可忍，打算離家出走，可是剛踏出家門，劉得發便衝出去，追著要打她。兩個女兒見狀，不約而同擁上前去護著媽媽，企圖阻攔爸爸動粗，拉扯推擠間，劉得發一時怒不可抑，忍不住朝二十歲的大女兒狠狠擱了一記耳光……。

說來可悲，在那段荒唐的日子，四個孩子不喜歡也不敢和爸爸在一起，就連一聲「爸爸」都不願意叫他。

即便往事如煙，想到當時的魯莽，劉得發的臉龐仍難掩幾分不自在，想來那是對妻兒的歉疚吧！

因爲在乎你

時間定格在十七、八年前，當時海洛英一錢要價一萬七千元，最多只能用一個禮拜，一旦上癮，隨著時間縮短，用量更兇，花費也就愈大。龐大的開銷與無法自制的癮頭，迫使月霞極力勸說劉得發進入勒戒所戒毒，五天後出來，毒癮仍未完全戒除，月霞不得不暫時拋下孩子及生意，用兩星期的時間陪著丈夫環島旅行，希望能以空間換取時間，徹底戒掉他的毒癮。

可是，劉得發終究抵擋不住朋友的誘惑，更抵擋不住毒品的吸引，再一次陷入黑暗的深淵。

月霞也同時陷入黑暗的深淵，若不把錢給丈夫買毒品，看到他毒癮發作時身體蜷曲、發抖、冒冷汗的樣子，心裡覺得不捨；如果給他錢，是縱容他、姑息他，情況只會變得愈來愈糟。

儘管如此，月霞對於丈夫的行徑並非一味的容忍，她曾在失望到了極點時說出重話：「拜託你讓我走，我可以什麼都不要，錢我不要，房子我也不要，連孩子我也可以不要，只要你讓我走。」

早在劉得發第一次出獄時，月霞便狠下心警告他，如果再犯而入獄，她不

會再去探監。話雖這麼說，當他第二次服刑期間，月霞還是懷著不捨的心情去看他，她對他說：「你知道我為什麼還來看你嗎？因為我很在乎你。」

一句「我很在乎你」觸動了劉得發的心弦，當場這對苦情的夫妻隔著透明玻璃，聲淚俱下……那一晚，劉得發徹夜無眠，想到自己的所作所為，一再地讓深愛他的妻子傷心難過，內心愧疚不已。

做環保讓生命轉彎

在劉得發兩次入監服刑期間，都有慈濟志工來做心得分享，從他們不求回報的分享中，他心想：「我這輩子差不多有十八到二十年間，不知道自己在過什麼日子，自己的本性也不是很壞，為什麼會犯下這麼大的錯誤？」反省的力量讓他逐漸看到未來，他發現志工們穿的衣服很莊嚴，講話也都輕聲細語，打從那時候起，他在心中暗暗下定決心，出獄後一定要加入慈濟。

然而，出獄後的劉得發，一直找不到進入慈濟的路，直到許夏蘭的出現，無形中指引了他一條明路。

約莫二〇〇〇年初春，當時的夏蘭已是慈濟委員，月霞在此之前爲了替全

家人種福田，每月繳六百元功德款給夏蘭，後來夏蘭受僱成為他們的員工。藉這個機會，夏蘭邀約月霞每月做一次環保，並鼓勵月霞找老閩出來做，月霞回答：「我不敢，他像頭牛一樣，惡狠狠的，不然妳去邀他來做。」夏蘭說：「妳都不敢了，我怎麼敢？」

直到那年六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劉得發永遠記得這個讓他生命從此轉彎的日子。這一天，月霞和夏蘭在攤位後面的屋子裡堆滿了回收物，看在劉得發眼裡分外礙眼，但也懶得去理它。

當天夜裡四點多，他躺在床上，不知怎地輾轉反側，難以成眠，突然一個念頭閃過腦際，他想到在攤子後面堆放的那些東西，「不如把它們推出去算了。」於是，他先到廟口吃完早餐，隨後使用折疊式手推車將那些寶特瓶和紙箱全部運到附近的環保回收點，來回一共載運十三趟才清理完畢，足足花了一個多鐘頭。

他將回收物載到環保點時，竟然遇到相識十幾年的林國明，老朋友見面，驚喜之餘，林國明說：「劉先生，你早就該來做志工了，怎麼到現在才出來？」劉得發一臉茫然，「是呀！我怎麼到現在才來？」他的確感到困惑：「我根本



劉得發（左）揮別過去，積極參與志工活動，找到新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不知道要怎麼出來？」後來，由於另一位志工周建昌的邀請，劉得發參加基隆地區的小組聯誼活動，漸漸與其他志工熟識，備受法喜薰染，從此便與慈濟結下了不解之緣。

找到心靈歸依處

自從加入慈濟後，他實際參與關懷獨居老人、個案訪視、醫院志工、九二一希望工程、骨髓捐贈宣導，以及象神和納莉颱風的賑災等等，在慈濟的菩薩道上跟著其他志工們學習，終於發現「做慈濟」才是他人生的歸向。

揮別不堪的過去，劉得發體悟到：「今天如果不是有這條菩薩道讓我走，

我可能還在監獄裡來來回回。」

他的蛻變，最感喜悅的莫過於妻子了。「爲了維持慈濟的形象，他戒掉抽菸、吃檳榔的習慣，講話也不再髒話不離口了。」月霞形容：「好比撿回一個人。」

「如果沒有老婆做牛做馬在『拖磨』，我這個家早就散了。」聽到他的真情告白，月霞的眼神溜過一抹欣慰。

在人生的海洋上，劉得發曾經偏離航道，幸有慈濟，讓他終於找到心靈的停靠岸；正如穿行暮色籠罩下更形喧囂的廟口夜市，只要確定方向，眼前嘈雜的景象，終將成爲過眼雲煙。

TZU CHI FOUNDATION



吳如金

一九八一年生，高雄縣人，自幼由外婆撫養長大，坎坷的命運，養成她獨立倔強的個性。婚後與先生白手起家，目前擁有三家便利商店。兩年前先生健檢發現腸癌，讓她深感人生無常，於是加入慈濟大愛媽媽行列，更帶領先生做環保，學會用善思語來警惕自己，把握當下。對於過去繼父帶給她的種種不堪，她選擇了寬恕。

醜小鴨變天鵝

◎李麗香

公園的池塘中，一對黑天鵝恩愛親密，互相以扁長的嘴梳理著對方的翅膀，一旁的小天鵝優游身邊，母天鵝不時展翅呵護，這般天倫之樂洋溢在春風裡；而這樣的畫面，卻是吳如金最深的痛。

無父無母的野孩子

自小她就不敢有這種溫馨氛圍的奢想。未出世時，父親因為工作中的一場

意外往生，母親受不了痛失親人的打擊，更無力養育她，在滿月後將她送到孤兒院，拋下她遠走他鄉。外婆不捨，經過多方奔走，才把她帶回身邊撫養。

「無父無母的野孩子！」吳如金小時候是左鄰右舍玩伴嘲弄的對象，小小心靈受創累累。孤單的夜晚，小如金如同童話故事中，沒人疼愛的醜小鴨一樣，常常留下兩行未乾的淚痕，在低低的啜泣中沉沉睡去。

寄人籬下，總要看人臉色過日子，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吳如金比同年齡的孩子來得早熟。舅媽生下表弟妹後便離家出走，外婆年邁，舅舅是工人，只能過一天算一天，如金是孩子中的老大，責無旁貸得扛起打點全家生活起居的重擔。

童年記憶裡，家中客廳常堆滿手工品，外婆奮力做加工的雙手未曾停歇。如金怨恨母親拋棄她，造成命運的坎坷，從而養成獨立孤僻又倔強的個性，並想盡快掙脫這無形的枷鎖，脫離缺角的人生。

吳如金在十八歲高中畢業那年，毫不考慮地便嫁人了。先生也是困苦人家，兩人攜手共同創業，在他們用心經營下，陸續開了四家連鎖便利商店（後來收了一家）。這段期間她不敢辭去原來的工作，每天下班回家後，還得把便

利商店的帳目做好，期間又連續生了三個孩子，懷孕挺著大肚子時，仍拖著腫脹的腳，每每忙到三更半夜，如此拚命的目的，只想擺脫被人瞧不起的眼光。幾年後，便利商店生意穩定，夫妻倆總算苦盡甘來熬出頭了。

《靜思語》開啓心窗

生活逐漸變得富裕，卻沒有為吳如金帶來富有的生命。「如金，一起逛街去！」姊妹淘時常相約她逛街購物，名牌專賣店是吳如金的最愛，為了追求名牌，曾經香港、台北兩頭跑。手頭寬裕闊綽，讓她變得奢侈、浪費、盡情揮霍，以前吃過的種種苦頭，早已拋諸腦後。

不料，一次例行的健康檢查中，先生被診斷出罹患結腸癌，手術、化療接踵而來，擾亂了一家優渥的生活。事業、家庭的重擔又落在吳如金的肩上。醫院、店裡、家裡一大堆瑣事等待她處理，心中惶恐又哀怨，怨恨老天爺偏心，為何厄運時時糾纏著她？獨自走在醫院大樓，幾次都有想往下縱身一跳的念頭。

在心情最低潮之際，如金的阿姨送給她一本《證嚴法師靜思語》，「有空

多看看吧！對妳會有幫助的。」阿姨鼓勵著她。

這本《靜思語》似乎震撼了如金的心，也開啓了那塵封許久的內在世界，一句好話，如同一個善念不斷種在如金的心田，她不再自怨自艾了。爲了想更進一步了解證嚴法師在做什麼，她報名參加慈濟的「大愛媽媽」成長課程，之後，她覺得心裡踏實多了，比較能體諒先生心中的徬徨與沮喪。她常常請教其他的學員，也學會安慰先生：「自己不學習放得開，沒有人救得了你。」

男人的尊嚴在慈濟放下

趁著先生手術後出院在家休養期間，吳如金總是把電視頻道轉到大愛台，「幹嘛一天到晚叫我聽經，愈聽愈煩。」面對先生不耐的情緒，如金還是一本初衷，因爲她希望引導先生透過電視瞭解慈濟在做些什麼。

先生是個愛面子的人，自從患病後，意志十分消沉。如金深怕他把自己封閉起來，一有空閒，就帶他去附近的回收站做環保，讓他多與外界接觸。

「垃圾那麼髒，爲什麼要我去撿？」起初，先生很排斥，漸漸地，在弓腰勞動中體會到昂首向陽的喜悅，反對的聲音沉寂了下來。

有一天，坐在電視機前看大愛台的先生忽然說：「我要買一輛貨車。」

吳如金詫異地回應：「店裡有專人送貨，幹嘛要買貨車？」

「這貨車是要載回收物去環保站的。」男人的尊嚴，終於在慈濟中放下了。

從此，他們家門口不但多了一輛回收車，還多了一處小型回收站。先生不只到處收取回收物，還告訴左鄰右舍：「把回收物放在車上，可以順手幫助人喔！」改頭換面的先生，不僅身體狀況好轉，每年只須到醫院做一次追蹤檢查，也調整生活作息，常做運動，拒絕應酬，戒菸、戒酒。

善與惡的拔河

然而，在吳如金開始努力改善婚姻關係的期間，母親因為改嫁搬回高雄定居，繼父即常藉酒意到家中騷擾吳如金，甚至揚言殺掉他們全家；繼父有如一顆不定時炸彈，令她生活在忐忑不安裡，原本就對母親不諒解，如今更恨她惹來禍端。

後來，繼父罹患癌症。一天，如金正在準備晚餐之際，母親打來電話說：

「醫生吩咐妳繼父多喝魚湯，他要妳煮。」

「他憑什麼叫我做！」吳如金在電話中憤怒地嘶吼著，卻無法拒絕母親的請求，勉強煮好魚湯，滿心不甘願地打電話給母親：「煮好了，妳自己來拿吧！」

繼父病危時，更要求她依照親生女兒般的傳統習俗，替自己辦後事。乍聽之下，吳如金腦海裡一片轟然，她有千百個不願意——「非親非故，這種要求太過分了吧！」心中陷入交戰掙扎，頓時想起證嚴上人說的：「原諒別人，就是善待自己。」

「妳就把他當成『感恩戶』幫助他吧！」耳邊響起師姊的鼓勵。

「一個人的心願，妳能幫他圓滿，也是功德一件，何況他陪伴妳的母親多年，也算是代替妳照顧母親，應該感恩他，不要讓他帶著遺憾離開人間。」曾富師姊不斷以《靜思語》勸慰她。

繼父往生當晚，曾富帶著幾位志工，陪伴母親助念到深夜，而這些志工隔天都還得上班呢！這樣的情景，吳如金看在眼裡很震撼，心想：「彼此不認識的人，都願意無私地付出廣結善緣，而自己還在計較什麼呢？」



大愛媽媽成長班心得分享時，吳如金一度哽咽說不出話來，大家為她加油打氣。之後與學員互動良好，笑逐顏開。

公祭當天，吳如金出門前還在猶豫，但在會場看見慈濟志工一大早又來陪伴，「不能讓這件事變成未來的遺憾。我一定要做到！」心中的善與惡在拔河，她打消了臨陣逃脫的念頭，以女兒的身分，跪了下來，一一向大家答禮。

孩子眼中的天鵝

「媽媽今天好漂亮喔！」每當吳如金穿上慈濟志工的衣服，準備上課或參與活動時，三個孩子總對她品頭論足，讚歎一番，還說將來也要學媽媽一樣「做慈濟」。

以前脾氣倔強的吳如金，對孩子

的一言一行、功課成績，向來要求完美，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孩子沒有討價還價的空間。自從加入「大愛媽媽」的行列，她學會坐下來傾聽孩子的心聲，試著以智慧的話語與孩子互動，原本緊繃的家庭氣氛，無形中變得和諧融洽了。

她還會帶著孩子在社區挨家挨戶按門鈴，力邀鄰居參加慈濟舉辦的社區茶會或愛灑活動，把握結善緣的機會；每逢假日，一家人攜手在環保站做資源分類，享受付出的快樂感受。

在校園裡，推動「靜思語說故事」，她和小朋友們互動頻繁，感動更深。「大愛媽媽早！」純稚的童音，富朝氣的招呼聲，讓她心中升起無限歡喜；因為有愛，她的臉龐散發出耀然的光輝，有如純潔的天鵝，人見人愛。

TZU CHI FOUNDATION



林月華

一九五九年生，南投縣草屯鎮人，一九九三年受證慈濟委員，法號慮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兩點四十五分，懷孕五個多月的她，在自家開設的便利商店準備結帳時，突然遭遇一場無常，一場從來沒想到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驚悚無常……

敞開心窗 迎向陽光

◎李美儒

「吃檳榔又貴又會得癌，不要吃啦！」

「妳自己在賣，叫人家不要買檳榔，哪有人這樣？」客人搞不清楚狀況，覺得莫名其妙。

踏實經營人生美夢

長得清秀嬌小的林月華，苦口婆心地對著上門的客人，懇切勸說不要吃檳

榔。兩年來，檳榔攤生意一直經營得很好，可是爲了要受證慈濟委員，一心想當證嚴上人的好弟子，希望結束這門生意，然而公公和小姑卻執意反對，不得已只好告訴客人要他們不要吃。

由於月華的堅持，終於順利結束讓她無法心安的行業，繼而與先生開起便利商店。有了這間店，月華希望營造衣食無缺的家，可是，懷抱的美夢卻在一夕之間破碎了。

位於桃園市愛八街住宅區的「慈記超商」，提供住戶們方便的購物環境，月華也勤快地打理這間三十幾坪的店面。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兩點多，街道一如往常般寧靜，掛在超商牆上的時鐘嘀嗒嘀嗒不停地走著，始終如一地陪伴著月華。這時，桃園慈濟人正在市區街頭做骨髓捐贈驗血活動的宣導，懷孕五個多月的她無暇多想，正專注地在後面清點貨物，因爲她知道，午後這個時間幾乎沒有客人會上門。

無常驚悚地襲來

突然，一陣腳步聲劃破這分寧靜，一個年輕人嚷著要買蘆筍汁，月華很快

地拿給他並結好帳，然後回到店後方繼續未完的工作。隔不久，這個身高約一百七十公分的年輕人再度踏入店裡，說要買可樂，月華自然地回答：「在冰箱，你自己去拿！」

隨後，她起身準備到櫃台結帳，突然這名年輕人走近身來，二話不說，左、右手各執一把類似削檳榔的利刃，朝月華的頭部、臉部猛砍。

身中多刀的月華，瞬間鮮血直噴，在驚亂之中念了一句「觀世音菩薩！」便倒地裝死，歹徒見她倒下後，趁機想要非禮，月華趕緊哀求說：「我有孩子，不要動我！」歹徒很不悅地又在她身上劃上一刀，並自行到櫃台拿走皮包內的一萬八千元，而收銀機內的錢，則因不會操作而作罷。

歹徒離開後，月華心裡明白，一定要向外求救。全身血淋淋的她，忍著劇痛慢慢爬起來，當她要跨出第二步時，臉上、頭上冒出的鮮血模糊了她的雙眼，血流滿地造成她雙腳打滑而舉步維艱，慌亂中只好強作鎮定，靠著桌沿，一步一步地走出店外。

「好可怕！」八十多歲的警衛伯伯被她的模樣嚇跑了，隔壁好心的阿伯認出了是月華，趕緊叫來了救護車。

奇蹟似地撿回一命

在場的人焦急等著救護車，月華則因失血過多而全身發冷，但她求生意志卻很強，口中喃喃自語不斷念著：「地藏王菩薩救人！觀世音菩薩救人！」鄰居見她嘴巴念念有詞，擔心她是不是嚇傻了，然而，一心向佛的她，深信菩薩會保佑她的。

三點十五分左右，月華被緊急送到醫院，內科、婦產科、麻醉科、整形科、骨科等各科醫生全力搶救長達四個小時，這期間她一度休克三分鐘，造成肚裡的小生命腦部缺氧，遺憾地必須將小孩拿掉。也許是誠心念佛感動了菩薩，身中四十六刀的月華，竟奇蹟似的被救活了。

醫生總共為她輸了十五袋的血，她的臉腫得比兩個頭還大——她被毀容了。被砍十刀的頭部，需用鋼釘釘住傷口；臉上也有十刀，最嚴重的是左邊顏面神經斷裂，鼻子、下巴都被剖開，雙手則因案發時爲了保護頭部，造成嚴重傷口，需用石膏固定。

身心嚴重受創的月華躺在醫院十八天，如同歷經人間地獄；痠、抽、痛、麻時時刻刻侵襲著她，桃園的慈濟師姊三班輪流照顧，讓她暫時可以舒緩有個

依靠。

輾轉反側生不如死

出院後，月華身上的傷需要長期復健已是難熬的一件事，更在此時得知先生外遇，雙重的打擊徹底擊垮了她。一時之間，即便有再好的佛法對她也起不了作用。心中充滿怨恨，常常借酒澆愁，半夜哭著騎機車找先生，恐嚇要自殺，甚至放火燒他的衣服，漸漸地，憂鬱症如影隨形地跟著她。

白天面對人群是一種人，晚上獨處時又變成另一種人的月華，不知在多少個寂寞夜裡，懷疑是先生或外遇女子找人將她毀容，心中千百個愛恨情仇纏纏繞繞，那心結如同巨浪排山倒海、反覆糾結——從一九九六年一直到二〇〇二年。

月華回想起童年的天真無邪，年輕時快樂步入結婚禮堂，到中年接觸佛法，虔誠禮拜佛菩薩及參與慈濟活動，往事歷歷交互層層疊疊出現在她眼前：

生命潛藏的善緣

月華在七個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四，從小乖巧細心懂事，了解父母辛勞賺錢養家，不忍心向父母要零用錢，唯一能解嘴饞之苦的，就是到附近工廠撿拾廢鐵屑，賣錢換取糖果。

爸爸時常告訴月華：「如果你能讀書，阿爸再辛苦也會供妳繼續讀。」她很喜歡上學，偏偏沒有這個福氣，一上課就打瞌睡。十三歲國小畢業便在家幫鄰居帶小孩，一年後至豐原學美髮。孝順的她，每個月薪水全部交給爸爸，身上僅留往返的車資。

二十四歲那年，經姊姊介紹嫁給開水電行的先生，婚前對她百依百順，但婚後卻變成一切都要順從他的大男人主義者。不順心的生活自此開始；先生愛賭、大嫂刁難、公公又偏袒大嫂，每天還要張羅三餐，煮給十幾個師傅吃，日子就在人事、鍋碗瓢盆中週而復始。這樣過了兩三年，她開始在自家店門口賣起檳榔，也認識了一位學佛的李師姊。

接觸佛法後，她常到桃園復興路上的一棟大樓，借閱佛書和錄音帶回家研讀聆聽，她想了解人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一九九〇年，一位太太告訴她：

「三民路二段的土地公廟後面，有一位慈濟的楊師姊住在那裡，她經常去探訪一些可憐人，妳可以去看看。」月華心想，這和她從小的願望行善布施，是一樣的。

「師姊！慈濟有活動就盡量找我，我們家有一部九人座的旅行車，隨時可以為你們服務。」月華積極主動把握因緣做善事，更希望把先生帶進慈濟這個團體，因此她在家顧店，藉故製造機會讓先生載著師姊們到處訪貧，日子過得既平安又踏實。

找到生命的答案

思緒從過去回到現實，月華不明白為何虔誠拜佛卻是如此的結果？

「菩薩道是走苦修，所有怨恨都要放下！業力是自己過去生所做的，不要執著！」二〇〇二年，月華在大園市場認識了一位在家靈修的藍師姊，告訴她這一番話。

二〇〇三年SARS席捲台灣，證嚴上人呼籲人人齋戒，茹素的月華重新燃起對佛法的虔誠。她每天拜佛、過午不食、固定誦一部《地藏菩薩本願經》，

懺悔過去生所造的業力。因緣不可思議，三個月後，她做了一個夢。

她夢見自己累世中，有一世是出家人，因為有高深的修行，所以在另一世出生為一國的宰相，常帶兵攻打敵人，國王便賦予她更多的權勢，「結果我利用手段搶奪別人的未婚妻，而那位未婚妻就是我現在的先生……。」原來千錯萬錯都是自己前世所造成的錯——月華似乎從夢中得到了啓示。

找到答案的月華懺悔過去，整個心態有了非常大的改變，放下內心的怨恨與執著，原諒曾經傷害她的人，尤其對先生充滿感恩。她隨時檢討自己的心境，就如證嚴上人給她的法號「虔淨」，勉勵自己做任何事都要乾乾淨淨。

走過重創折磨後，月華終於敞開心窗，迎向陽光，她說：「出事那天，是我的第二個生日（意即重生之日）。」現在她每星期一到星期四在自家做環保資源回收，也配合慈濟活動隨時支援；星期五、六、日她在賣場上班，服務各式各樣的人，讓人生百態隨順流過眼底，她清清爽朗的內心不斷地叮嚀自己：要將職場當道場來修行。

TZU CHENG FOUNDATION



林月春

一九五三年生於台南縣新化鎮一個淳樸的小村莊——平陽村。父母務農，身為長女的她，在邊上學、邊缺課的情況下完成小學學業。一九七〇年，由祖父和父親作主，與鄰村青年郭萬龍結婚。原以為婚後生活可以變得更安定，孰料，這卻是另一個磨難的開始……

查某因仔菜籽命

◎張燕華

「阿爸！我還不想要結婚啦！家裡三個妹妹和弟弟都還小，讓我繼續留在家裡幫忙好不好？」林月春苦苦地向父親做最後哀求。

「這麼好的男人妳都不嫁，我看妳呀！打燈籠都找不到了啦！」坐在一旁的祖父，表達了他的看法。

無力抗拒祖父和父親的決定，她只得與素未謀面的郭萬龍結婚；那年，林月春剛滿二十歲。

夢想一一破滅

因為家裡窮，林月春從小洗衣、割稻、放牛、鋤草、削甘蔗，樣樣都要做，有時父母工作得較晚時，她就必須提早趕回家煮晚餐，並且打理四個弟妹的生活所需。遇到農忙季節便無法上學，得等到農忙告一段落後，才能再回學校上課。她不會去想為什麼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樣玩耍，也不知為什麼家事永遠做不完，小小的心靈只覺得父母好辛苦。十七歲到工廠從事蕾絲刺繡，所得工資也幾乎全部拿回家貼補家用。

少女情懷總是詩，讀書不多的林月春，也懷有少女般的憧憬；她期待遇到一個能愛她、疼惜她、呵護她的人，相知相契，相伴走一生……

結婚初期，先生遠在高雄從事鐵板切割工作，而她則留在台南婆家，白天下田做農活，晚上接續做手工繡蕾絲。原以為結了婚，夫妻共同奮鬥，經濟狀況可以獲得改善，生活也會更穩定，但是，往後的日子並不如預期，少女時期的夢想一一破滅。

先生對家庭不聞不問，抽菸、酗酒、賭博等惡習樣樣沾染。每個月三千元給父母的奉養金，都由林月春獨力承擔。

結婚三年，三個女兒相繼出生。壓得喘不過氣的經濟重擔落在她肩上，加上公婆一些情緒上的負面言詞對待，只能埋藏在心裡，找尋不到宣洩的出口。不停地忙碌，使得她一天僅剩兩個小時的睡眠時間；长期的身心俱疲，讓她含淚入眠，無語問蒼天。

走入絕境的婚姻

「我想離婚。」先生無情地對月春提出要求。

「我做錯什麼嗎？」她追問原因，得到的答案竟是「外面有個溫柔的她」。

「雖然她在特種行業上班，但是只要我娶了她，她願意提供一切經濟來源。」先生坦白地說：「以後我就不必再為三餐拚死拚活、勞碌奔波了。」

月春茫然了，跟先生從此劃清界線，是幸？是不幸？「孩子呢？歸他？歸我？」她內心不斷交戰著。

爲了家庭，她委曲求全，在困頓掙扎中度日，但是先生絲毫不感激。心裡愈想愈不甘心，滿腹的辛酸怨對湧上心頭，月春的心潰堤了。

她當著先生的面前要喝農藥自殺，正準備喝下時，兩人都不由自主地往床

頭望去，看著兩個熟睡中的稚兒，猶疑間，先生妥協了：「我答應妳，離開她。」

接踵打擊出現轉機

一九八三年，林月春省吃儉用，終於買了一棟屬於自己的透天厝。

同年，先生從高雄調回台南工作；那年，台灣經濟起飛，她自己接代工，一個月收入約十萬元，第四個孩子也在這年出生。爲了養育四個孩子，她每天凌晨三點多就起床工作，十多年的操勞，林月春所有的付出，就是爲了拉拔孩子長大成人。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一九九四年，先生利用下班時間，兼差送瓦斯，不料發生嚴重氣爆，燒傷面積達百分之四十五，附近醫院拒收，只好轉送高雄榮總。爲了照顧先生，代工完全停擺，經濟陷入困境，就讀國中的兒子，叛逆、蹺課、逃家。傷心、絕望啃蝕著林月春的心；她怕——萬一先生死了，該怎麼辦？孩子若是沒有了父親會變成什麼樣？

林月春爲了挽回兒子的心及祈求先生能夠早日痊癒，只要有人說哪間廟宇

靈驗，不管路途多麼遙遠，她從不猶豫，包了計程車就去求。六神無主的她，不但大方捐香油錢，更把毫無根據的言論當成精神的寄託，一心只盼奇蹟能夠出現。

大女兒也到寺廟求菩薩保佑，住持告訴她：「請媽媽多念佛，並發願做善事，看情況能不能改善。」聽到這句話，林月春內心彷彿透進一道曙光，她想：「只要能讓丈夫痊癒、兒子變乖，雖然沒錢，但我願意出力去做善事。」

丈夫傷勢逐漸康復，林月春和同事透露想行善的意願，一位慈濟會員的同事便帶她認識慈濟，林月春也開始繳交善款。

大病一場

林月春在一九九六年參加「慈濟列車」到花蓮參訪靜思精舍。當她第一眼看到證嚴上人時，情不自禁痛哭失聲；那種感覺，就像是流浪的孩子，終於回到久別重逢的母親懷抱，心靈找到了歸依處。有位師姊問她：「想不想過去跟上人說說話？」她連忙回答：「不用了，只要遠遠望著上人的身影，我就已經心滿意足了。」



林月春（左二）的人生列車比一般人顛簸，但她不再怨歎，勇敢地走入人群服務大眾。

二〇〇二年七月，林月春參加新化老街一場愛灑人間活動。才抵達會場不到五分鐘，左胸突然襲來陣陣椎心劇痛，令她站不穩也坐不住。一旁的師姊趕緊打電話，請林月春的先生送她到附近教學醫院檢查。醫生只告訴她：「血壓正常，也沒發燒，多休息休息就沒事了。」躺在急診室走道邊的林月春，胸口痛得直想槌牆壁，心想：「死也要死在家裡！」所以要求先生連夜載她回家。

隔天中午，情況依舊沒有改善，先生馬上帶她到大林慈濟醫院，經過診療後，林俊龍院長建議馬上做心導管手術。林月春擔憂地告訴院長：「不行

啊！下星期要去醫院做志工，如果動手術，那就不能做了。」林俊龍一臉嚴肅地說：「身體若健康，隨時都可以做志工；如果不馬上接受手術，生命就只剩二十多天了。」林月春終於下了決定：「把身體交給醫生，把心交給菩薩！」

一星期後出院回到家中，林月春開心地向前來探視的師兄、師姊表示：「這次住院，自費裝了一個五萬元的心臟擴張器，其中的一萬兩千元，是結婚三十二年來，先生第一次幫我付的錢。」

菜籽命落地生根

次年，先生開著卡車載大女兒、孫子到善化鎮謝外科醫院求診。在善化成功啤酒廠旁的十字路口，發生四部車追撞的連環車禍；結果，第一、三、四部車毀損慘重，唯獨先生開的第二部車，安然無恙。事後她說：「怎麼可以有事？那車子是星期日慈濟的資源回收車呢！」

這三十多年來每到夜晚，林月春常常仰望星空，等待醉酒歸來的先生，「媽！您這輩子欠爸的債，一定要高興還喔！否則留到來生，永遠牽扯不清。」大女兒這句話勉勵了她，也消弭了心中恨意。先生幫她付的一萬兩千元醫藥

費，在二〇〇五年竟被索討回去，不過，目前他願意每星期幫忙載運回收資源，已經讓林月春很滿足了。雖然大女兒因為家庭因素只能讀到高中畢業，但其他三個孩子，都半工半讀完成大學學業。孩子，始終是她最大的安慰。

「查某囡仔菜籽命！丟到叨位，就發到叨位。」林月春認命，選擇寬恕先生。因為一場病痛讓她深切體會到生命無常，時間分秒可貴，沒有太多的時間可以頻頻回首來時路。她的人生列車，比一般人顛簸，但是在付出中，她得到了快樂，走入人群後，她知道自己並非是最不幸的那一個。

TZU CHI FOUNDATION



陳月雲

一九三七年生，台北市人，自小聰慧懂事，雖然家境優渥，但祖父母管教甚嚴；她生命中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卻為傳統思想、家族觀念所不能容許，無力抗拒的她，在婚姻的漩渦中傷痕累累；直到認識慈濟，從不斷的付出中漸漸懂得放下執著，掙脫小愛、昇華大愛。

找到生命的出口

◎吳麗卿

一早，溫煦的陽光灑落在一群香積志工的身上；她們正默默地忙著，有的洗菜、有的切菜、有的清理鍋碗瓢盆，更有的在討論今天的菜色如何呈現。他們彼此同心協力，在新任組長陳月雲的帶領下，歡喜地為當天的工地菩薩準備午餐。

自由戀愛難敵父母之命

早年的台北迪化街眾商雲集，房子屬歌德式的二層樓建築；店面雖不寬敞，但景深很長，中間有個天井，串連著前後兩棟房子，陳月雲從小就在這富商家族中成長。

家境雖然優渥，但重男輕女的觀念，在當時的社會中依舊根深柢固，以致初中畢業後，未能如願升學；十七歲的她，只好去學洋裁。

一年後，陳月雲才正式踏入社會，在一家英文雜誌社擔任中文打字員，其間辦公室一位身材高挑的男同事，頗獲佳人青睞。於是，華燈初上的淡水河畔，飄來悠揚的琵琶、胡琴、三風琴的鳴奏曲，伴隨著一輪夕陽與情人的呢喃，成為這對戀人最盼望的綺夢懷想。

有一次，當她約會回家時，赫然發現祖母已坐上她那張太師椅（這張椅子是家中有重大事情要裁決時，祖母才會坐的）等她，命令她放棄這段感情，理由是「門不當、戶不對」。但是陷入熱戀中的陳月雲，哪裡聽得進去？依舊與這位同事交往，讓疼愛她的祖母，憂心得身體日漸憔悴！

陳月雲長得標緻，人又機伶，登門說媒者不斷。母親相中一位遠房親戚，

決定安排他們相親。當天，心有所屬的陳月雲，對於眼前身材矮小的年輕人，怎麼看都不順眼。事後，父親好似決定要和她攤牌，把她叫到樓上去，問她這門親事到底「要」或「不要」，馬上做抉擇；看著父親嚴厲的表情，心想：今天若說「不要」，準會被打一頓，事已至此，也無權抗拒，只好委曲求全。

家人得知她答應了這門親事，都鬆了一口氣，高高興興地準備了四、五十槓（傳統盛裝嫁妝的單位）的嫁妝，就這樣，風風光光地把她嫁出去了。那年，陳月雲才十九歲。

爲了家計重回職場

既是父母作的主，陳月雲對男方的人品家世一無所知。婚後第二天，老公不見了，才發現他會喝酒、打牌，身旁總圍繞一些酒肉朋友。家，對他來說，就像旅館一樣，只是個睡覺的地方。

先生平日待人還好，但每每喝酒回來後，就變了個人似地對她惡言相向，百般侮辱，吵得全家不得安寧。這樣的日子，一星期少說也有四、五天，讓一向自律嚴謹的月雲，不知如何與他相處。之後，先生更變本加厲，連新水都不

拿回家，此時的她，欲哭無淚，在經濟頓失依靠下，生活逐漸陷入困境。

第二個孩子出生後，爲了維持家計，陳月雲不得不重新踏入社會工作。

她幫人車衣服、綴補絲襪，以換取微薄的收入，可是入不敷出，不得不去做「跑單幫」的工作；雖然這工作收入不錯，但心思聰慧的她，知道在這種複雜的環境中謀生，並非長久之計，便有另覓他職的打算。

三年後，機會終於來了，公公朋友開設的銀樓，正缺一位店員，而外型亮麗、口才極佳的陳月雲，馬上獲得老闆錄用。出身商賈之家的她，由於肯學、懂得待客之道，雖然店內商品的價格不比別家便宜，但客人還是願意向她買，一段時間後，生意愈做愈好，老闆給的紅利也愈來愈多，大幅改善了家裡的經濟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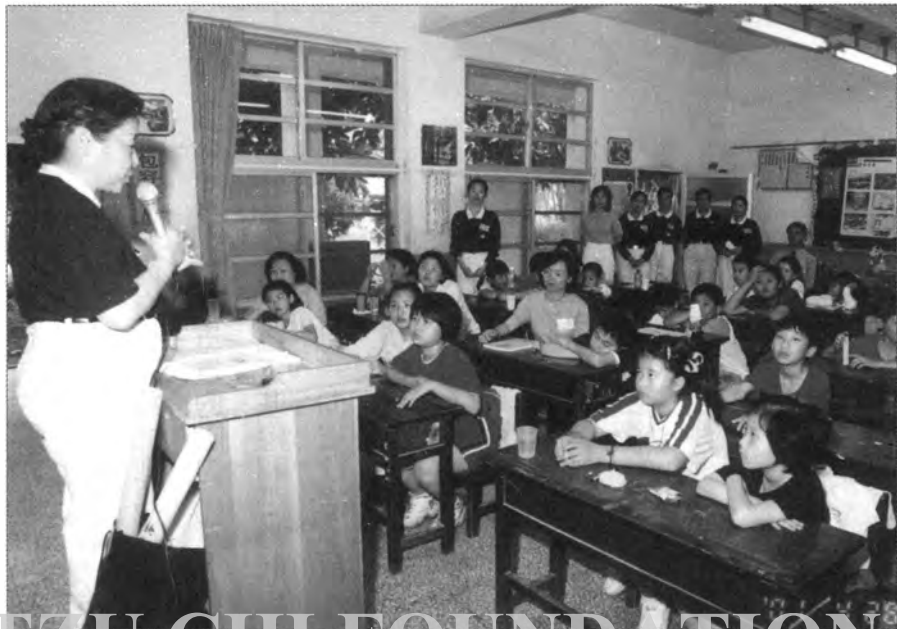
儘管月雲對家庭付出再多，卻仍得不到丈夫的體諒與疼惜。當心中的痛無法紓解時，她開始到各地寺廟拜拜，求神問卜，鈔票換成一疊疊的金紙往「金亭」爐口送，希望透過宗教的力量，尋求心靈的慰藉，找到生命的出口。

打開禁錮的心

一九八六年某日，陳月雲坐在銀樓看店時，隔壁委託行的老闆突然來訪，她主動向陳月雲介紹花蓮有位師父很慈悲，發心蓋醫院幫助窮人，問她是否願意加入會員，心腸柔軟的她，隨口就答應了！後來，在胡玉珠師姊的牽引下，她對慈濟有更深入的了解，從而起了一分悲心，想要幫助證嚴上人做勸募的工作。

在上人的法語開導和師姊們的殷勤勸慰下，陳月雲原本禁錮的心，也慢慢地打開。從此，每月農曆二十四日靜思精舍發放的日子，她一定前往聆聽證嚴上人開示。爲了怕先生阻擾，要到花蓮的前一天，她都先將衣物準備好，待清晨時分，不動聲色地拾著衣物，偷偷地溜出家門；儘管知道回來之後，一定會遭辱罵，但她堅定的信念卻未曾動搖過。

有一次，她到花蓮參加「精進佛七」，由於未曾離家那麼多天，先生終於感受到家裡女主人的重要。返家後，剛踏進家門，先生流著眼淚，以央求的口吻對她說：「我以前對家庭沒有盡到責任，我知道錯了，我會改的！但請妳再也不要丟下我，專心顧家，好嗎？」見先生態度軟化，聰慧的陳月雲靈機一



九二一過後，陳月雲跟隨「教聯會」去南投平和國小，與小朋友們互動，做靜思語教學分享。

動，心想，何不趁此機會度他進慈濟，或許以後的路會更好走。

爲做慈濟遭羞辱

她熱情地說起慈濟的行善事蹟，心中期盼先生能有所動搖。沒想到先生不但斷然拒絕，更嚴厲地指責她：「妳怎麼這麼執迷不悟？妳是中了邪，還是吃了符咒？台北寺廟那麼多，妳非要跑去花蓮？」這些話像針扎般地刺傷了她敏感的心，此時耳邊響起證嚴上人的叮嚀：「記得要縮小自己，放寬心胸，縮小到別人的眼瞳裡。」

陳月雲沒有回嘴，默默地跪坐著流淚。想到自己平日上班那麼忙，爲了做

慈濟，卻遭先生無端羞辱，心力交瘁，不如退轉算了！但隨即被另一個念頭打消——「菩薩道難行能行，今生不跟著上人，往後的日子要如何走？」想到這裡，內心也就無比地篤定了。

先生重重的阻力，無形中卻成為陳月雲精進的助力。曾經，她跟著慈濟訪貧小組到臨近基隆和平島的山上，那裡，空氣清新、草木扶疏、景色宜人，群山擁翠間有一間破敗的小屋，進入其中，只見一位中風的老太太躺在床上，面無表情，背部已長了褥瘡；一旁的老先生，向前來的志工們哭訴兩老孤苦無依的窘境，老太太長年為病痛折磨，日子實在過得很辛苦，有時真想兩人一起自殺，一了百了。

走出小屋，陳月雲心潮難以平撫，山明水秀當前，一般人可以盡情徜徉，而這對貧病、孤單的老夫妻，只能彼此默默對泣。比起他們，自己生活無虞、還有四個子女相伴，與先生個性南轅北轍的苦，又算得了什麼呢？

讓生命清明活絡起來

二〇〇二年，上蒼似乎又給了陳月雲一次大考驗！

那天沐浴時，無意間發現了右邊胸部長了一顆小腫塊，機警的她，馬上去醫院做檢查。

檢查結果，腫瘤約二・四公分大小，屬於一期癌，陳月雲沒有哭泣，也沒有埋怨，很鎮定地與兒女們商量後，隨即住院開刀。開刀後的陳月雲，體力大不如前，但依舊承擔訪視工作。從不停的付出中，她體會到「人生只有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的道理，生、老、病、死都是必經之路，她學會了自在面對。

走過無數風雨的陳月雲，卸下久藏心中的那一縷情絲，提起婚姻中的衝突與妥協，已然雲淡風清；唯獨談到慈濟，似乎生命的細胞瞬間活絡了起來。在她身上，讓人同時看到傳統女性的堅韌，和修行者清朗的智慧。

TZU CHI FOUNDATION